

#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Third Introduction Climax of Japanese Loanwords

Shaodong Liu, Xin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Email: 419604403@qq.com

Received: Aug. 30<sup>th</sup>, 2013; revised: Sep. 20<sup>th</sup>, 2013; accepted: Sep. 30<sup>th</sup>, 2013

Copyright © 2013 Shaodong Liu, Xin Jin.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reated a remarkable exchange history. Language has become a specific proof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loanword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China and analyses Japanese Loanwords in modern Chinese, to illustrate personal opinion on the standard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loanwords.

**Keywords:** Sinosphere; Globalization; Japanese Loanwords; Ways of Introduction

## 日源外来语第三次输入高潮论析

刘少东, 金鑫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Email: 419604403@qq.com

收稿日期: 2013年8月30日; 修回日期: 2013年9月20日; 录用日期: 2013年9月30日

**摘要:** 国际多元文化交融中, 中日之间特殊的地理和文化联系造就了不凡的交流历史, 其中语言成为了文化交流的具体印证。本文试以中国广泛流行的日源外来词为中心, 对现代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语作一析考, 以求对外来词引进规范述以己见。

**关键词:** 汉字文化圈; 全球化; 日源外来词; 引进方式

### 1. 引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各种文化在我国广泛传播, 而作为这些文化的载体的语言也以“外来词”的形式大量涌入。中国和日本乃一衣带水之邻, 同属于汉字文化圈, 日源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自然不容小视。从日本汉字逆输入于现代汉语来看, 主要有两次高潮。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 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特别是伴随着学习日本先进政治科技文化, 出现了逆向输入的日语词汇。

这个时期日语外来词数量惊人, 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定着下来。这一时期翻译引入的主要特征是音译很少, 主要以借形为主。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sup>[4]</sup>。第二次输入高潮与五四时期则不尽相同, 输入途径不仅有从日本直接输入, 还有经由台湾、香港等地间接输入的情况。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外来词的输入提供了一个十分便利的途径。近一两年在我国流行起来的词语多源于日本动漫, 年轻人成为了外来语引进的主力军, 可谓进入了第三次高潮。

## 2. 日源外来词的多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一种虚心向外的姿态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方面对于新知识的渴求遍及各个领域。经济、文化,言语上的交流也极其自由多样。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的便利使得同一世界的文化互动没有了时差,各领域日语词汇的引进也各有偏重,对外来文化的引入已打破少数领域的“特权”,任何人都能掀起一场由一个词带动的“蝴蝶效应”<sup>[5]</sup>。

本文借用丁杨、王保田 2010 年 4 月出版的《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意义变异研究》<sup>[6]</sup>所引用的 179 个词语和 6 个词缀,对这些词进行了分类。列表如下:

政治 (6 个) (3.2%)	奥姆真理教、问责、住民、实名、著作权、嫌烟权
经济 (41 个) (21.6%)	不振、野望、本部、崩坏、物流、不动产、产经、低迷、景气度、救场、看板、开发、理事会、量贩式、割勘、秒杀、买上税、年金、年功、企划、融资、特卖、滞纳、新品、业态、整合、新干线、胜率、市况、名品、通勤、业者、银座、运营、宅配、职场、单品、网上试衣间、移动电话、粗制品
体育军事 (13 个) (7%)	芭拉芭拉舞、一军、正当防卫、完胜、元气、相扑、野球、惜败、一级棒、瘦身、进路、拍档、绝杀
文化教育卫 (40 个) (22.2%)	便签、达人、民宿、茶香猪、刺身、表征、充电、神社、寿司、短期大学、理念、日课、人气、修学、初体验、研修、艺能、写真、写手、乙男、艺人、前卫、玄关、视界、视点、秘笈、品位、阿软佛、败犬、汉方、花火、足袋、忍者、宅内族、宅男、宅女、物语、手机小说、~面、~人、~屋
社会生活 (44 个) (24.3%)	便当、步道、乘用车、出演、车虾、豆乳、店长、美肌、大赏、定休日、浮世男女、釜饭、干物女、婚活、花嫁、禁酒、空调、周刊志、空港、卡拉 ok、料理、美白、妈妈桑、美少女、纳豆、亲族、亲子、人间蒸发、社会人、攻略、速可达、食材、团地、现地、游园地、扬物、铁板烧、押寿司、宅邸、宅急便、食屋、~控、~流、~族
科学技术 (0 个) (0%)	无
其它 (41 个) (21.7%)	爆笑、不完全、茶色、感化院、架空、空手道、卡哇伊、券携、配送、新人类、形状记忆、小物、小屋、假面夫妇、留守、一石二鸟、多动症、封杀、放送、统合、推进、登场、激瘦、激细、动、逆转、暖冬、忍手、人荷、日系、哇塞、症候群、人溶剂、素颜、胜负手、钦の源、添加、添加物、特上、亲和力、严选

从中得出两点:其一,中国和日本交流比较偏向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这从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外来词数量占了总外来词的 68.1% 可以明显看出;其二,词汇一般通过网络迅速蹿红,受众主要是年轻人且使用带有时效性。

## 3. 日源外来词的类型

日源外来词的译法颇多。五四时期主要是以“借形型”为主,而新时期的翻译方式则呈现多元化。如:除了“借形型”外,还出现了“借音型”、“混合型”、“改造语”以及“语素借用”及“假名借用”等方式<sup>[3]</sup>。

### 3.1. 借形型

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这给中国引进日源外来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此,借形型成为日源外来词引进的主流。借形型的特点是借入外来词的汉字书写形式,却采取汉字的读音。例如“初体验”意为第一次经历,借自日语“初体験”;“刺身”意为生鱼片,借自日语“刺身”;“达人”意为是指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物,借自日语的“達人”;“车虾”意为日本对虾,因为卷起身体看起来像车轮,因此被称作“车虾”,借自日语的“車蝦”等。此类外来词占据当代总外来词量的 93.8%。

### 3.2. 借音型

借音型词的特点是借入日语的读音,用汉字表示出来。这些汉字没有汉字本身的意义,仅作表音符号来使用。例如“阿软佛”意为 40 岁左右的女性。其源自アラウンドフォーティー(around forty)的日本电视剧、“卡哇伊”意为可爱的,招人喜欢的。源自日语词かわいい的发音“kawaii”、“妈妈桑”意为跟妈妈年龄差不多的中年妇女,后来也引申为老板娘,进而引申为小姐的领班、古时妓院的老鸨、“速可达”意为踏板式两轮轻便摩托车。源自日语词スクーター的发音“sukuutaa”等。

### 3.3. 混合型

混合型即在同一个词内借形和借音两种类型的共用。例如“奥姆真理教”是日本一个以佛教和瑜伽为主的新兴宗教教团,也是日本代表性的邪教团体。这个词在日语中的原型是オウム真理教、译介过程

中奥姆是对“oomu”的音译，真理教又是来自日文汉字真理教，而“芭拉芭拉舞”是一种名为“ParaPara”的新舞步，它的词汇原型パラパラ舞，芭拉芭拉是パラパラ的音译，舞字转为舞字则是汉字的直接转用，是因近几年来在日本各大小舞厅迅速流行。

### 3.4. 其他型

改造语形式，语素的借用及假名的借用等方式。例如“手机小说”意为由手机作为载体来完成小说的创作或者阅读的形式。来自日语词携带小说，携带翻译成手机，而小说直接采用借形法引入。“钛之源”一词原是是日本的一个保健治疗的品种，该词两个汉字间的“の”就是直接的假名借用。

## 4. 日源外来词的应策

日源外来词在日常生活中快速引入，在网上一时风靡，也造成了一定的乱象。例如“刺身”这个词就出现了“沙西米”、“刺身”、“生鱼片”三种版本，使用哪一个用词已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日本与中国同处于一个汉语文化圈，中国引进日源外来词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随着日源外来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比例的逐年增加，这些蜂拥而入的外来语对汉语越发产生影响。日源外来词规范化始终是一个重要而又令人

感兴趣的问题，其要旨在于规范<sup>[1]</sup>。

吸收外国语言中有益、优美的词汇，是对汉语言的一种有力补充，将使汉语变得历久弥新。但我们需知，每次外来词输入的浪潮中都夹带着“泥沙”，污染了本民族语言，所以对那些不规范及乱用外来语词的现象要敢于抵制。面对外来语，我们既不能说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种现象。

总之，随着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善于吸收外来新事物新词语亦是汉语富有生机的表现，更是体现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但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为了使民族语言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在引入外来词的同时规范外来词的原则与标准。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姜娟 (2002) 新时期外来词.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 [2] 加藤美雪 (2011)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研究——日语词汇在中国流传情况的调查报告. 苏州大学, 苏州.
- [3] 季庆芝 (2012)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反输入.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 [4] 童楣 (2012) 从“控”“萌”“宅”新兴词考察汉语中源于日本动漫的外来词. *青年文学家*, 20, 159-161.
- [5] 刁俊明 (2012) 刍议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及其“蝴蝶效应”. *新闻传播*, 12, 61.
- [6] 丁杨, 王保田 (2010) 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意义变异研究.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 141-144.